

文森特·凡·高

的一生

Vincent van Gogh

ART

〔德〕朱利叶斯·迈耶－格雷夫 著 张春颖 译



Art was a holiday, and what was more, a holiday for the people who has no weekdays at all; for people who did a decent day's work, especially for the best of them, art was an unattainable lux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森特·凡·高

的一生

Vincent van Gogh

ART

〔德〕朱利叶斯·迈耶－格雷夫 著 张春颖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森特·凡·高的一生 / (德) 朱利叶斯·迈耶-格雷夫著; 张春颖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
(悦读时光·绘生绘色系列)
ISBN 978-7-301-16411-2

I. 文… II. ①迈…②张… III. 凡高, V. (1853~1890) —传记
IV. K835.63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2701 号

书 名: 文森特·凡·高的一生

著作责任者: [德] 朱利叶斯·迈耶-格雷夫 著 张春颖 译

策 划 配 图: 张远航

责 任 编 辑: 任慧

封 面 设 计: 奇文云海

排 版 设 计: 北京河上图文设计工作室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6411-2/J·0285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4.25 印张 14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录

序言 / 一

第一章
无定的追寻 / 一

第二章
狂飙与突进 / 25

第三章
吃土豆的人 / 51

第四章
两兄弟在巴黎 / 67

第五章
阿尔的幸福时光 / 103

第六章
南方的兄弟情谊 / 137

第七章
圣一雷米疗养院 / 181

第八章
最后一搏 /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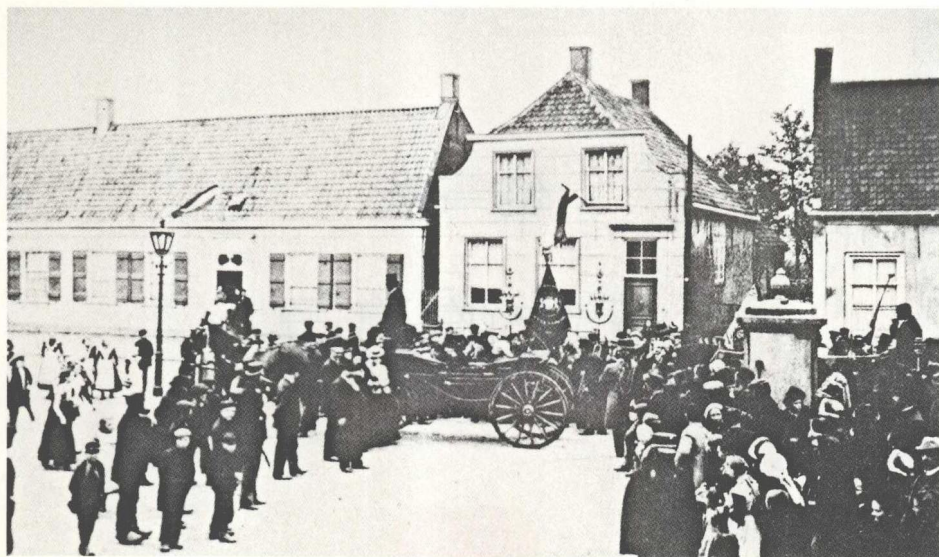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无定的追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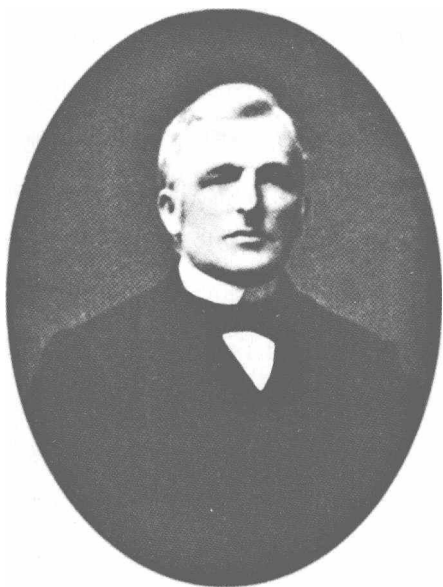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在布拉班特（Brabant）曾德特（Zundert）教区牧师的家中降生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安静而有尊严的普通人，除了进教堂担任圣职的渴望之外，他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任何理想。这种渴望构成了我们即将谈到的第一幕戏的背景。文森特的外貌、敏感以及伴随他终身的动力都来自于母亲。从现存的肖像看，他的母亲长相酷似农妇，但她和丈夫一样属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文森特长着一副乡下人的面孔，然而在命运的恶意捉弄下，他天生就是一个城里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从未找到合适的用武之地。饥饿折磨着他。他的戏剧是一出关于饥饿的戏剧。文森特渴望着每一个人所渴望的那些东西，然而一切却显得那样遥不可及。在文森特看来，他的愿望好比工作一天就拿一天的薪水一样，完全合情合理。在他的所有信念中，首要的一条就是：我相信。这种信念不是闲暇时的消遣之物，而是文森特对生活的唯一要求。比起感官的任何物



凡·高的出生地——荷兰曾德特镇。

质需要，这一要求远为迫切得多。可是结果，终其一生他都在饥饿的痛苦中挣扎。从他意识到自我存在的那一刻起，饥饿的阴影就挥之不去。世界接二连三地打击他，就像当初打击堂·吉珂德一样，只不过世界对他的打击以及他的躲闪远远要比塞万提斯书中的主人公更真实。这里不存在空想的问题：文森特的梦想几乎全是切实的。几乎全是！他脑海中的弦绷得如此之紧，实现梦想的动力又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他死后，那未曾实现的愿望竟化为一股永恒的力量而巍然屹立，如同堂·吉珂德的热望一样崇高。

文森特渴望人的世界。不同他人接触的生活是空虚无味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换了三四种职业。每一次都是单独的一幕戏，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他也将通过与父母、弟弟、他所爱的女人、老师和朋友的关系来努力实现这个目的。这些尝试全都以失败告终，只有他同弟弟的关系是个例外。尽管如此，这个例外也只是相对而言的。艺术是文森特最后的职业，正是这一职业使他死后扬名。他绝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艺术家一词不正是指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吗？文森特的自我意识却是微乎其微的。此外，艺术家们天生就有幽默、诗性或者富于创造的气质，而且往往才华横溢，而文森特在这些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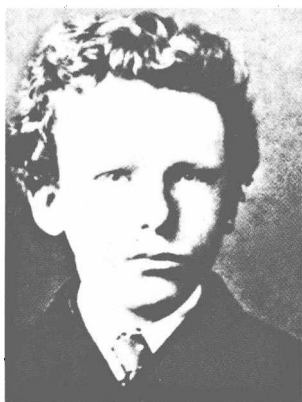


凡·高的父亲西奥多卢斯·凡·高
(Theodorus van Go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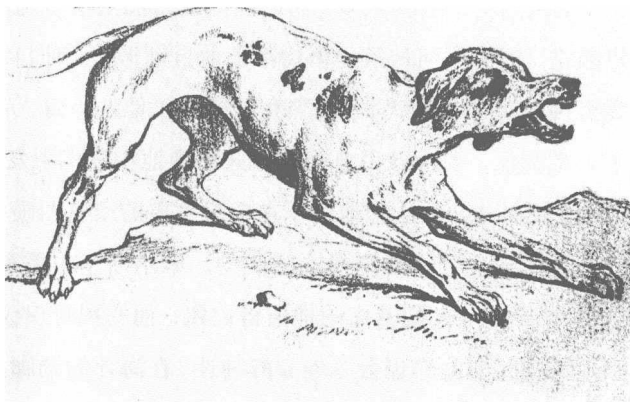


凡·高的母亲安娜·科尼莉亚
(Anna Cornelia van Gogh)。

的表现甚至远逊于一个普通人。不过，假如艺术家一词是指极度的自我牺牲、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世界与人类，假如艺术家总是拥有这样的精神历程——根据对自然及其规律不断深入的感知而获得领悟，并仅为自己的愿望设定下一步目标，那么文森特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艺术家，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一位。



凡·高9岁时的照片。



凡·高9岁时画的一只狗。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画廊——古比尔公司(总部在巴黎)，凡·高最初工作的地方。

16岁那年，文森特就当上了画商的助手。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并不是出于某种近距离接触艺术的愿望，也不是由于他自知缺乏创造力，因而希望借助这种方式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他甚至从未奢望过自己需要获得创造力。他的练习簿上没有素描图，而是充满了拉丁语和代数题。引导他走上这条路的力量或多或少是来自外部的。他父亲有三个兄弟都是画商，文森特这个名字就是根据三位叔叔中最杰出的一位而命名的，这位叔叔是著名的古比尔画廊(Goupil Galleries)海牙(Hague)分部的经理。由于文森特的父母没有什么钱，这位富裕的叔叔就把文森特招入画廊做学徒。如果这位叔叔碰巧是个煤炭商，那么文森特很

可能就会进入煤炭交易这一行。在画廊与艺术粗浅的接触已经足以点燃他的理想。他在艺术中发现了崇高的品质，正如他在父亲的职业中所发现的那样，只不过在后者那里，这一品质更纯粹也更令人信服。除此之外，艺术对他而言别无所长。他认为唯一值得从事、同时也是他所渴望从事的职业是教堂的圣职。他不敢进教堂，因为任何神圣的事物都让他自惭形秽，他自认为过于丑陋、卑贱，不敢靠近神灵。他的谦卑、不成熟和贫困成了他的障碍。从事绘画交易似乎为他平添了一重责任，要求他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他在艺术中发现的朴素的崇高。巧的是，由于缺乏经验，他认为他可以在叔叔出售的漂亮图画中找到这种品质。他发现他欣赏艺术作品的标准是很不确定的。朱尔斯·布雷东(Jules Breton)和伦勃朗(Rembrandt)在他看来同样值得钦佩，他的视野仅仅到米勒(Millet)为止。夸张做作的无聊画作也会令他心醉神迷。在海牙的画廊里，他度过了愉快的四年时光。进入一个如此显赫的公司工作是值得骄傲的，他仿佛乘着一座装备齐全的游

艇平稳地前行，世事如同流水一般哗哗淌过。在父母那宁静的家中，他快乐地生活着，弟弟提奥（Theo）成了他的密友，他们俩已经在一系列重要的事情上达成了一致。提奥是两个人中更有头脑的一个，他也希望当一名画商，并决定到古比尔画廊的布鲁塞尔（Brussels）分部工作。他天生富有洞察力，很快就掌握了文森特传授给他的知识；画廊的工作意味着同人类精神中产生的最崇高的作品打交道，从业者必须要配得上这个高尚的事业。出售绘画是艺术的一部分，而绝非世俗商品的交易。画商好比看守，他看管着沟通艺术家和门外汉的桥梁，这是一项肩负重任的使命。有朝一日，他们将会帮助一位陌生的、不为人所知的艺术大师卸下生活的负担，把他推进社会的中心，使他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黄昏漫步时，他们或者制定宏伟的计划，或者讨论人性的话题。提奥持怀疑的观点，在他看来，世界和艺术是相互憎恶的。文森特却只在艺术中看到了更集中的人性，所有这些力量通过相互作用实现和谐。当然，很多人对艺术一无所知，因而生活在一团漆黑当中，这些人必须得到指引。了解美德之路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这个缘故世人才犯下了罪过。因此必须指出那通往美德的道路。

一天，他们俩一起漫步到了雷斯维克（Rijswijk）的旧磨坊。如果能在每个国家找到十个人，把他们聚到一起，让他们单纯为了善而工作，那么世界将像花朵一样绽放。在磨坊的背阴处，兄弟俩彼此发誓要为了善而奋斗终生。尽管善是否能够实现尚属未知，但他们将竭尽全力，矢志不移。这是一个承诺，或者不如说，一个誓言。

20岁那年，文森特被派往这家画廊的伦敦分部，他取道巴黎前往伦敦。在伦敦，他戴着一顶英式的大礼帽，成了一个娴熟的画商助手。闲暇时，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对诗歌表现出了特别的热情。傍晚时分，他常常和他寄宿那家的女眷们围坐一堂，向她们讲述在书中读到的内容。这些傍晚是那么美好。其中有一个年轻姑娘——一个天使般的人儿。她的身边总是环绕着她教导的小孩子们。单是看着她就多么令人愉快！爱上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儿，那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爱情也许真的会让人变成艺术家，因为只有艺术才能满足传达这一幸福的深切渴望。为了让家人了解他的快乐生活，他在家信里勾勒出了他在伦敦的



房间。多么神圣的世界！她的名字是厄休拉（Ursula）。

然而，命运为他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几个月的幸福生活之后，一天，文森特偶然得知原来这个姑娘早就订婚了。他从未想过问她是否钟情于自己，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多余的吗？他爱的姑娘一定也爱他。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有错。他固守着自己的信念，因为这就是在雷斯维克时他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没有结果的爱情产生了一些影响。他被刺痛了，而痛苦也唤醒了。幸福难道不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人的职责吗？从来不知烦恼为何物的文森特变得忧心忡忡了，他从外部世界抽身而退，转身埋头于书本。那个姑娘是不该受到责备的。他不但对她没有半点恶意，相反，他还满怀感激，因为她曾经在一个关键时刻进入了他的生活。但现在他必须改变。他要变得更好，更严厉地对待自己，弃绝所有自私的念头。基督就是他的榜样，他的导师。古比尔画廊中有着众多的销售助手，文森特是其中的一个，然而从那时起，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



凡·高大约 19 岁时的照片。

给他的顾客带去了不良影响。这并不是说他变得松懈了，相反，他的热情比往常增了三倍。他不再向绘画收藏者们推销版画，而是同他们展开激烈的争论。他试图唤醒他们对艺术的感觉，结果却因为顾客的误会而产生了反作用。他的长相也仿佛在跟他作对。他那瘦削的脑袋上长着红色的头发，一对小眼睛在方大的额头下闪光，再往下是凸起的颧骨，紧缩的嘴唇仿佛是一个陷阱，套牢了本来就寥寥无几的话语，当他说话时，他吐出的常常是一串混乱的、磕磕绊绊的词句。他的

的上司、好心的欧巴赫（Obach）试着和他沟通。文森特误解了，反而和上司展开了辩论。到后来有一天他不再谈论艺术，转而谈起了《圣经》。1875 年他被派往古比尔画廊在巴黎的总部。但即使古比尔画廊有一百家分部也无济于事，现实对他的刺痛变得越来越深了。在巴黎，他的内心和现实生活之间原有的裂缝演化

成鸿沟。他一丝不苟地学习绘画交易，因为感到耻辱，他变得越来越顽固。他厌恶那些把神圣的事业当做垃圾来对待的人。白天他沉默寡言，在装潢奢华的画廊里度日，夜晚则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昏暗的房间里为赞美诗而陶醉不已。上帝在哪儿，在哪儿？在这片城市的荒漠中没有上帝的容身之处。然而至少还有艺术，那些由灵魂纯净的人所创造的艺术，米勒、柯罗（Corot）、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卢浮宫（Louvre）的一些绘画展厅就是供奉圣洁之物的庙堂。所幸，他可以把照片和图画的复制品钉在居室的墙上，让视觉在白天的污浊之后重获清新。所幸，他还有仁安（Renan）、米什莱（Michelet）和左拉（Zola），让耳朵在白昼嘈杂的声响之后再得清静。所幸，他还有自己的烟斗。

古比尔画廊的经理终于对他进行了正式警告，文森特松了一口气。他又找回了生活，唯一让他难堪的是，自己的叔叔是这家画廊荷兰分部的管理人。1876年春天，他去了英格兰担任语言教师，不久之后他就在艾勒沃斯（Isleworth）的卫理会公派教会学校当了助理福音传道者。要想在新的岗位上获得晋升，他自然需要学习和通过考试。但是对一位先知来说，难道存在任何既定的规则来指引他完成使命吗？启悟源自于内心，文森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布道仿佛燃烧的火焰一样灼烧着他的嘴唇，但可惜话语的热情却无法传及听众。人们错把他的沉默当成了骄傲，他那唐突的举止更为这种负面的印象提供了佐证。他的思想、他的心灵在颤抖，但他的表达方式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也许他可以书写，要是他能够通过书写同每个人交流该多好啊！那么说或许他应该当一名作家？离家在外，他和家人之间的交流由言谈变成了通信。在家信中，文森特的笔下总是流露出深情厚谊，但每当面对自己的血亲时，他就又变得喜欢争执，过分敏感，要么就是行动粗鲁。他的自闭已经让他付出了悲惨的代价。尽管文森特是个体格健壮的人，他的脉搏有力地跳动着，但他却是文字的奴隶。他同世界的交流仅限于书本、信件、图画的复制品，他借助宗教的热望来平息与人交流的渴望。他的思想就是他的食物。那么，结果怎样呢？文森特的父母开始为自己的儿子担心了，这个20岁的年轻人似乎与他的环境格格不入。母亲凭直觉猜中了让文森特痛苦的原因。她在信中说，他“要么因自然而生活，要么因艺术而生活”，知子莫若母，她一语



命中了文森特在精神的痛苦中未曾说出的渴望，“自然”和“艺术”正是他所需要的能够慰藉心灵的两种力量。他的确热爱自然，而艺术也的确是他的上帝，可他哪个也没有要。他自感罪恶过于深重，只能在宗教中获得拯救。宗教不是狭隘的道德律法，而是把上帝当做英雄来崇拜的一种信仰。基督，这位在马厩中降生的英雄是他的典范。基督对人的爱是如此之大，足以包容整个人类。文森特感到自己心中怀抱着可以为之牺牲一切的大爱，但天生的笨拙举止和粗陋的外表让他无法施展，他因此而深感绝望。当他试着和人们接近时，他们却因为他身上隐藏的那股力量而避之不及。他被心中的爱灼烧着，每当他走近他们时，遇到的却总是冷冰冰的敌意。他通过阅读《圣经》来克制自己的罪恶。他把基督当做榜样，从他身上学习如何正确去爱。此外，艺术家们也以某种方式掌握着重要的秘密，他通过阅读他们来寻找答案。他熟知米勒说过的每一个字。他喜爱朱尔斯·布雷东，因为布雷东既画画又写作。艺术中给人美感的要素在他看来是一种致命的罪过。艺术的存在之所以具有必要性，仅仅是因为它等价于世人对上帝的爱，并且由这种爱催生而出。与此同时，随着经验的增长，他的洞察力逐渐变强，评判能



拾穗归来，1859年，朱尔斯·布雷东。

力也有所进步。他仍然忠实于布雷东以及其他几个毁誉参半的知名画家，但宗教人物从他身上激发出新的热情。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以画画为生。他不时会勾勒一些草图，但也仅仅是在家信中为了说明情况而画上几笔。他画出的画就像一个孩子，然而他那艰苦的努力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了他绘画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他才形成了后来的风格。或许有时他也曾在梦中作画，但醒来后他总是责怪自己自欺欺人、妄自尊大。他所期望的只是做基督的仆人。这个理想同样意味着变成他父亲那样的人，拥有温和的性格，并受到大家的喜爱。在文森特的父亲，这位乡村牧师那谦逊的美德中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东西。他当然不是了不起的圣人，否则他也不会一直埋没在所辖范围最小的乡村教区里，但他是一个纯洁的人。《圣经》中的话语如同串串音符，从文森特的唇边流畅地涌出。一开始，他在讲道时就很少插入自己的话，后来他甚至觉得在基督的话语之外是完全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的。人充其量只能做救世主（Saviour）的代言人，并通过自己行为的纯洁性来证实《圣经》的神圣。

那个时期，《圣经》中的每一行文字都激励着他。他发现牧师们的一切话语都流露出某种无私的信仰。从他父亲口中说出的字眼让空气都变得神圣起来。文森特认为自己身上必定存在不洁之处，否则教民们怎么会不爱他呢？他被自我牺牲的强烈愿望攫住了。他必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上帝。那些知道上帝的存在而又不试图与之接近的人无疑是罪大恶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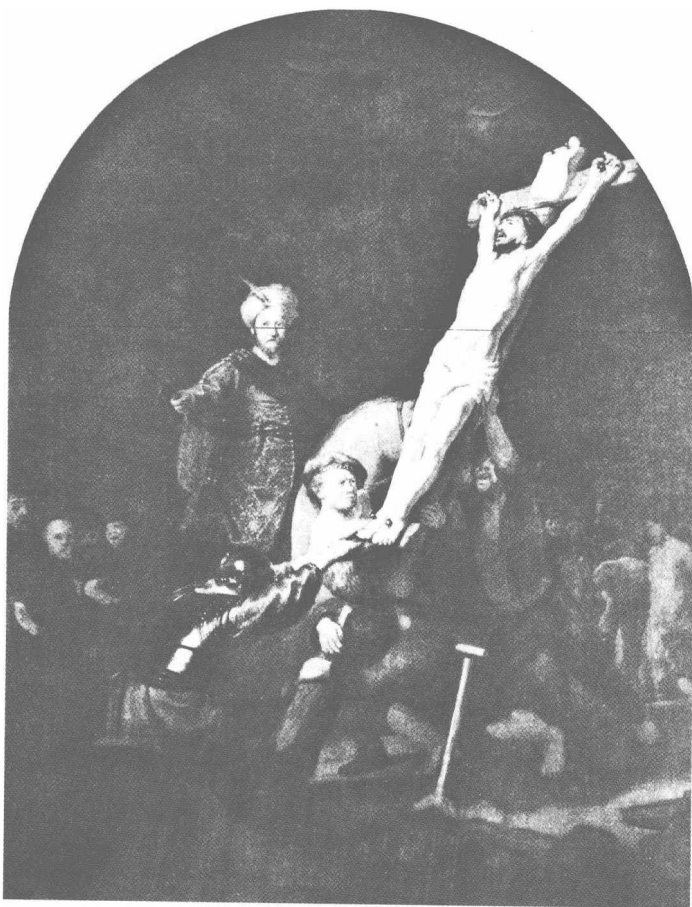
文森特的父亲不能接受他的那一套想法。实际上，有这样一个敬畏上帝的儿子本来是值得欣慰的，但文森特的举动太过激烈，因此显得不无夸张。当然，人必须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交给上帝，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同时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比如实现的可能性、其他人的看法，以及后来的情况。日复一日地，文森特的父亲发现越来越难以同儿子探讨宗教问题，后者怀抱着直接亲近上帝的强烈渴望——就仿佛上帝正在那里等他似的——对所有障碍都不屑一顾。他谈起基督就好像基督是和他同居一室的密友。他也说到另外一些人，其中甚至包括圣职人员，按他的意思，好像他们的信仰都误入歧途，生活在茫茫黑暗当中。这位父亲还警觉到，在爱上帝的名义之下，儿子不时做出的惊人之举。文森特热情



凡·高的叔叔约翰尼斯(Johannes van Gogh, 1817—1885),一位海军司令,生活在阿姆斯特丹。

高涨地引用著名诗人的诗句,就仿佛他在引用摩西(Moses)在山上的训诫一样。在他的父亲看来,要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信守《十诫》(*Ten Commandments*)只不过是一种分外之想。对基督的爱不应该是火焰熊熊、焚毁一切的熔炉,而应该是家中的壁炉,炉中烧红的煤炭散发着温暖的热度。尽管如此,文森特的父亲也认为不该遏制文森特从事圣职的渴望,毕竟这个儿子在其他方面别无所长,于是,1877年他同意了文森特的选择。文森特终于站在了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这是一条狭窄的道路,路的那头是十字架上的耶稣。

这个变化只是进一步唤醒了文森特内心的使命感,并没有让他改变职业。无论如何他是这样看的,他在一种神圣的喜悦中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尽管他并不指望自己像父亲那样纯洁、正直,但也许他能更深刻地感动教会信徒,并更努力地在教堂之外为教区居民们服务。当然这些都是将来的打算,因为从事圣职的首要条件是学习神职仪式。事实上,要想成为一名牧师,大多数事情都未必和宗教相关。他将陶醉于研读《圣经》的乐趣,对此他从来不曾感到过厌烦。但在深入研究《圣经》之前首先需要学习古希腊语。他去了阿姆斯特丹,由一个和蔼的老师指导,学了一年。在此期间,他表现出刻苦、勤奋和忘我的精神,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世俗的消遣吸引,就连最单纯的娱乐也不行。和以前一样,只要能够攒下几个便士,他就用来买艺术大师的复制品和照片,此外他还买了左拉的书,为的是不让自己偏离那条狭窄而笔直的道路。尽管他的父亲持不同意见,但在他看来,左拉的作品就像赞美诗一样虔诚,阅读这样的作品能给他带来激励。上帝不断把



伦勃朗画的基督。

他从古希腊语语法的学习中拉开，使他关注其他一些人。在他死啃书本时，基督受难的图景在伦勃朗画作的复制品中闪闪发亮。这些复杂的语法规则真的能帮助他获得拯救吗？他的父亲不需要说外语就能抚慰教区里的农人。所有这些规则都是那些满脑公式、从来不考虑人类真正需要之辈制定的。它们是把人与造物主、人与人性凭空隔开的障碍。多年劳累的准备工作只会让热情变冷，让使命感丧失殆尽。有时文森特会因为这套神学体制而狂怒不已。他仔细研究了这种体制。许多宗教仪式只不过是噼啪作响的祈祷轮。即使在执行神圣的使命时也总有人打着上帝的旗号做交易。压抑这样的思想是明智的，但不坦白说出你所深信不疑的事情则是不诚实的。有些事会减少你对所负使命的热情，但也许它们构成了



对你的试探的一部分。文森特热情依旧，他也即将获得精神上的升华。他的虔诚失去了早先的夸张造作。他并不逃避任何与上帝对话的机会，但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与上帝对话时，他很少是由于宗教上的迷狂，而越来越多的是因为感受到创造的神圣领域，自然的完美之处或者受到福佑的人的艺术作品。他在这个时期写下的信并不像神学家论道，而是一些被文字包裹起来的图画。为了更好地传达出某处风景的颜色和基调，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不断提到一幅幅绘画作品，比如，教堂和农舍就像波斯波姆（Bosboem）画中所表现的，树木就像丢勒（Durer）的一些作品中所画的，起伏的草原的颜色就像彼得·勃鲁盖尔（Breughel）在一幅画中所描绘的，基督就像伦勃朗画的基督。艺术与自然、经验与回忆、朴素与智慧在他的信中交织在一起。几股力量在文森特的心中翻涌着，他虽然不能清晰地辨别，但他感觉到它们化成一种合力、一种欲望激励着他前进。

提奥早就察觉到了文森特心中潜在的艺术家，他建议哥哥，既然他对那些风景赞不绝口，那就把它们画下来好了。文森特回信说自己画画只是偶尔为之，并随信附上了一张信手描画的风景图。“但由于这样做会影响我真正的工作，因此或许还是不画为妙。回到家后，我就给不结果的无花果树进行布道，讲路加福音第13章。”

假如他一直沿着自己的方向走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学习研究能够极好地锻炼人的头脑。神学研究对那些希望了解宗教的人而言尤其有用，对那些希望从事宗教这一行的人而言则并非如此。文森特永远也做不了拥有学者风度的牧师。此外，他也没有足够的钱在大学里读上几年书，即使经济允许他也不可能在象牙塔里禁锢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好吧，他可能做不了牧师，只能当牧师的助手或者非专业的福音传道者。他自知身份卑微，只配和下等人，比如矿工交谈。那些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工作的人们一定比其他人更期望获得光明。在一本地理小册子上，他了解到比利时博里那杰（Borinage）的居民的悲惨生活。这些人一定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他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文森特的父亲勉强同意了他的提议。尽管多一个业余福音传道者不会给这个家族带来特别的荣耀，但也许文森特能以这种方式获得自我救赎。愿上帝与他同在吧！

即使到博里那杰传教也必须服从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文森特在布鲁塞尔的福音传道者学校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他不得不再次被人关在高墙之内，但这次的经历多少还可以忍受。他努力学习。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缺点：他只能照着布道词朗读，不能即兴发挥。这件小事让他觉得无地自容。在其他方面他是这所学校最好的学生，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却让受人尊敬的校长不大满意，比如他的举止以及他那不修边幅的穿着。此外，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他已经开始忍受神经系统的折磨。1878年冬，他被暂时性地派往博里纳杰。终于！凡·高走进了这片黑暗的地方，但他却如同走进了神圣之地。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些简单的人们喜欢他，而他们对他们也是一样。加在他身上的诅咒似乎失效了。他主持讲解《圣经》的课程，布道，传教，探望病人并帮助和安慰他们。他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黄昏时分漫天的彩霞在他看来是如此熟悉，就仿佛他生来就没有离开过一样。这里的人们虽然在煤灰的污垢下生活，但他们的表情却比城里人的表情更动人。他们的脸上铭刻着深深的皱纹，那是危险和艰苦的时刻留下的痕迹。他们粗鲁又莽撞，但一点也不虚伪。文森特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一类人，这些人像他一样贫穷，他们从不因为他衣着随便就对他说三道四，和他们在一起他觉得轻松自在，没有丝毫恐惧。所有交往的本质和方式都是确定的，不是因为习俗，而是因为必要。他对待自己的使命就像这些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一样。在这个黑洞一般的世界里，多样性是闻所未闻的，为了和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他甚至宁愿放弃自己在精神上的愉悦。

如果不是因为布鲁塞尔当局干涉，一切都将进展顺利。教会方面的人不喜欢这个新任的福音传道者，因为他既不遵守常规，又不顾尊严和下等人混在一起，还因为他融入了他们悲惨的生活。不管怎么说，文森特只是暂时性地被派往当地，他需要遵守一个非专业福音传道者必须遵守的规定。假如当地的苦难不是那样深重，他大概也会按照规定办事。村子里有些不幸的人甚至比他还穷。他们遭受痛苦的折磨，忍饥挨饿，既没有可供栖息的床铺，也没有能够遮体的衣物。文森特忘了教会，也忘了他曾对他们许下的承诺，心中牢记的只是基督的教导。他把自己的钱、衣服、甚至连床都送给了别人。多么丢脸啊！也许是因为在1879年